

# 一套独具创意、别开生面的大书

□徐德霞

2021年恰逢建党100周年，从出版育人的角度来说，恰是童书出版百年一遇的大好时机。在众多同类选题中，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童心向党·百年辉煌”主题绘本书系格外亮眼。

这是一套精心策划、别具创意的丛书。它从独特的儿童视角、儿童生活、儿童绘本出发，以一条红线、16个节点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同时一个个在精美图画映衬下的独立小故事，又能与当代孩子共情，把当代孩子的视线、情感带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百年来的几代少年儿童共同体验腥风血雨的战火硝烟、激情燃烧的和平建设，万众一心、励精图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息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一套特色鲜明、深入浅出，读得进、看得懂，又能打动人的优秀儿童读物，是对少年儿童进行党史教育的有益探索与实践。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高度重视历史，重视对下一代的传统教育，这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绵延不绝、从未断裂的根本所在。我们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现实，也照见未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因此如何讲好中华民族文明史，特别是讲好党史，以党的光辉历史教育下一代，激发孩子们的爱国情感，坚定跟党走信念，是童书出版者的首要责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代代作家自觉地以培养教育下一代为己任，在革命传统题材的书写上矢志不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并多有建树。从《小兵张嘎》《王二小》《鸡毛信》《小英雄雨来》《闪闪的红星》等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到张品成以写苏区红军和小红鬼生活为主的“赤色小子”系列，再到近年出现的多部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很多战争故事、经典战例，英雄人物已经化作为一种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很多革命小英雄形象、英雄人物也牢牢地扎根在大众之中，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但是“丹青难写是精神”，时至今日，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创作，红色书写依然是有较高难度的。如何还原历史，重现逝去的战争场面，在真实客观地反映史实的基础上，又能真切地折射出时代精神，并让这种精神浸润人心，薪火相传，达到“学史明智，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的，还是有很大挑战性的。尤其是给孩子们讲党史，对他们进行爱党爱国教育难度更大。丛书以孩子们易于接受、易于理解、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很好地处理了“儿童性”“时代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百年间，党的历史波澜壮阔，党所开

创的事业是上下五千年从未有过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业，有关党的史料浩如烟海，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灿若星辰，面对百年辉煌厚重的历史，苏少基于“童心战役·大眼睛暖心绘本”系列的成功经验，决心再次聚焦时代主题出版，以儿童绘本的形式反映党史，是一次自抬标杆、高难度的挑战，体现了出版社的大气魄、大智慧、大担当和高度责任感。

要实现这样的构想，这套书很好地处理了三对关系，一是儿童故事与党史的关系。该套丛书撷取了党史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重要节点和重要历史人物，以真实的儿童故事为蓝本，让每一个故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每一本都是百年党史上的一个点，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比如，反映解放前的8本作品中，分别选择了建党、安源儿童团、井冈山起义、红军长征、延安精神、抗日战争以及两个儿童英烈刘胡兰和小萝卜头作为主题。新中国成立后的8个历史节点及事件则是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改革开放、科技兴国、精准扶贫、绿色发展和面向未来。16个故事和人物，每一颗都如同闪闪发光的珍珠，由一条党的百年历史红线串起，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整体性。同时每一颗珍珠又自带异彩，是独立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每一本都紧扣时代主题，既体现了党对儿童的关怀，又体现孩子对党的热爱与忠诚，并坚定地追随党，积极投身到党的事业之中。另外，党的百年辉煌史，也像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一个个儿童故事，就像一个个小小的窗口，透过这些窗口，窥见一个时代的风采，进而勾画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这种巧妙策划，难能可贵。

二是“小切口”与大主题的关系。我理解的所谓小切口，即小人物、小事件、小窗口。这套丛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解决了小与大、轻与重、浅与深的问题，做到了以小见大，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所谓“小切口”的设计，以主编李东华的话来说，就是“以简短的故事、简洁的文字、简约的形式承载历史的厚重”。她把其概括为“四个统一”，即儿童性与史实性的统一、启蒙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故事性与纪实性的统一、历史性与未来性的统一。这样高度理性的概括，很好地阐述了这套丛书的独特出版理念。比如，反映红军长征的《一把青稞粒》，作品以一名不足龄女孩追随红军长征开始，以亲历的形式，既再现了人们所熟知的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之艰险，又突出了女孩的个性独特感受。其他几本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抗美援朝不是直面前线战斗故事，而是讲述孩子们捡废品、节省每一分钱，集腋成裘，全国少年儿童为志愿军捐了两架飞机。而反映“两弹一星”精神的不是大科学

家的故事，而是以两个少年为主体，学科学、爱科学，自己动手组装小发电机的故事。另外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来，四本书反映了四大国家战略，有在科技兴国的感召下，深圳的孩子们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的《未来之城》；有反映精准扶贫的《苗寨飞歌》；有改造生态环境、绿色兴国的《绿色的塞罕坝》，还有反映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伟大成就的世界最大单口径望远镜的天眼工程《中国天眼》。可见每一本作品，作者都极其用心，精心地选择新颖的角度和独特的内容，力求不落俗套。即使是两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英雄刘胡兰和小萝卜头，也力求写出新意。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点，即通俗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回顾五四运动发轫的中国儿童文学，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不断自我反省、不断自我调整，不断进取的艺术创作之路。尤其是革命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空洞的政治说教，概念化的故事、脸谱化的人物形象，比大人还能干的“高大全”式的小英雄，差不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类题材的统一范式。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有所突破和改观，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基于此类题材的特殊性，乃至今日，主题出版的最大难点依然是如何攻破“假大空”、表面化，还文学作品以真实与生动、

“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感染力，以取代直白空泛的思想、概念图解。

这套主题绘本中的大部分作品都能以生动丰富的故事内容、真实的细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简洁的语言来构建一部完整的文学艺术品。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刘胡兰《青纱帐 红花》，以刘胡兰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如何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成长故事为主，这就避免了与小学课本的雷同；而《光明》这一部作品，则紧紧抓住狱中的小萝卜头渴望光明、喜爱光明、盼望光明、喜欢上学这一点，注重以情动人。而在《闪闪发光的广场》中，本意取自开国大典这一开天辟地大事件，作品呈现的故事内容却不是开国大典，而是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北京市民欢天喜地报名参加修整天安门广场的故事。小主人公偷偷地跟着爸爸来到天安门广场，亲见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可笑的是他不但没有帮上多大忙，反而为了找一只小鸡仔，险些弄丢了自己。这看似童趣趣味的闲来之笔，实为匠心独运，恰恰彰显了此套大书以儿童为本的出版理念。其他各本也角度新颖、各有可圈可点之处。丛书凸显了苏少特色，为党史教育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新形式，也获得了可资借鉴的新经验。



红船，红船

30年前，我的第一本儿童散文集《飞翔的蝉声》出版时，收录了一篇叙事散文《遥远的星空——郭沫若与孩子剧团》，这是我第一次写抗战中的“孩子剧团”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留心并搜集有关孩子剧团的史料。

1937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市区疯狂轰炸，把侵略战火从华北地区和黄河两岸扩展到了江南地区，制造了惨烈的“八一三”事变。大片大片的平民住房毁于火海，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更有许多孩子流落街头，成为孤儿和流浪儿。

孩子剧团是“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派专人组织、照顾和领导的一个儿童团体。当时，这些失去家园的孩子都住在一个临时的难民收容所里，有来自沪东的临青学校的孩子，也有有沪西的绍芳小学、余日章第三小学的学生，加上几个童工和小流浪儿，另有几个是革命者的子弟。党组织派人把这些孩子组织起来，于1937年9月3日正式取名“孩子剧团”，一边照顾他们学习文化知识，一边给孩子们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他们要不怕困难，团结起来，为全国抗日救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

孩子剧团有二十几名小团员，大都来自贫苦人家，年龄最大的才19岁，最小的只有8岁。孩子们小小年纪就饱尝了家破人亡的痛苦，一颗颗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同仇敌忾的种子。在党组织的照顾和教育下，孩子们不怕艰苦，不惧风雨，更不怕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汉奸的搜查与恐吓，经常走上街头演戏、唱歌、贴标语。栖身在条件简陋的收容所里，但童心依然灿烂光亮，他们在收容所里办壁报、教难民识字和唱歌，就像一棵棵坚韧的小树，在战争的炮火和时代的风雨中顽强地成长着。

孩子剧团在上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听说了孩子剧团的情况后，高兴地称赞说：“好啊，孩子们的抗日精神，不正是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吗！”他细心叮嘱上海地下党组织，要全力关心、照顾和保护这些孩子。

1937年冬天上海沦陷后，遵照党的指示，大批党员撤退到了武汉，有的去了延安或苏南游击区。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吴新稼（又名吴甫生），把孩子剧团从沦陷区转移到大后方武汉。当时，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王润若郑重地对吴新稼交待说：“新稼，你要把这二十个人培养成共产党员，那是很有意义的事。”吴新稼和另外三位年轻的同志一路照顾护送孩子剧团乘船离开上海，沿着长江辗转到达了武汉。因为长途跋涉，孩子们饥寒露宿，甚至要忍饥挨饿，还要时刻躲避敌机的轰炸，到了武汉后，小团员们个个面黄肌瘦，疲累不堪，有的还生了病。此后，孩子剧团在党的领导下，辗转武汉、重庆等地，投入到全国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战火烽烟八千里”，少年的脚步踏着破碎的山河大地，勇往直前，百炼成钢。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了保护这些“红色种子”，保护这支年轻的革命力量，周恩来又一次作出指示，让地下党组织帮助孩子们尽快疏散，有的被送到了延安，有的被转移到其他爱国团体，有的送进学校继续读书深造。孩子剧团作为一个“少年奋斗者”群体，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儿童文学作家陈模先生于1937年9月在上海参加了孩子剧团，当时年仅14岁，第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春天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80年，陈模取材于孩子剧团史实，创作了30余万字长篇小说《奇花》，大概是孩子剧团的成立始末和整个经历，第一次以长篇儿童文学的面貌进入读者的视野。199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出版了陈模、曹大庆编的一部《孩子剧团抗战儿童剧佳作选》，收录了孩子剧团当年排演过的《帮助咱们的游击队》《捉汉奸》《复仇》《团结起来》《乐园进行曲》《秃头大王》等儿童街头剧、哑剧和童话剧的剧本以及当年一些小演员和编创者的回忆。1996年7月，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以非实物的方式，编印了一部《在战火纷飞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有五六十万字之多，这是孩子剧团方方面面的史料文献的集大成者。1998年9月，当年担任过孩子剧团负责人和团长的许翰如先生，出版了回忆录《大海浪花——回忆孩子剧团的战斗生活》，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一笔可靠的史料。以上几种文集，当然并非孩子剧团史料的全部，却是最为详实和宝贵的几册。

为了铭记孩子剧团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光荣历史，传承红孩子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1986年4月，一个名为“新孩子剧团”的少年艺术社团在武汉成立。新孩子剧团设在武汉的小学名校长春街小学，校园里矗立着一座“孩子剧团塑像”，还有一个“孩子剧团陈列馆”，迄今已有2万多名小学生做过“新孩子剧团”团员。

在翻阅过大量的史料，数次盘桓在武昌昙华林和“孩子剧团陈列馆”里之后，我感到自己多年前就萌生过的、重述孩子剧团的故事的念头渐渐清晰。陈模创作于40多年前的《奇花》，如今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的一部经典名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作为儿童小说，篇幅似乎有点过长。我想，在充分尊重孩子剧团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能不能用十来万字的篇幅，用今天的视角和历史观、价值观，重新构思和再现这个故事呢？这是我计划中的长篇儿童小说《孩子剧团》的创作初衷。

创作长篇小说，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足够的耐心与定力。在小说没有完成之前，恰逢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王泳波社长向我约稿，希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日子里，能把孩子剧团的故事，作为该社“童心向党”出版项目中的一册，先用图画书的形式讲述给今天的小读者们。责任编辑陈艳梅随即选择了年轻的插画师徐文升来为这个故事绘制插画。于是，图画书《孩子剧团》先于小说跟读者见面了。

孩子剧团的真实故事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斗争、未成年孩子们在战争阴影下的生活与成长、共产党人如何引导和帮助孩子们去追求光明和理想等，要在一本图画书仅有的3000字的篇幅内生动而完整地呈现这个故事，无论对文字作者还是插画者，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如何取舍史料，如何剪裁故事情节，如何突出身处战争阴影下的少年们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和国难当头的火光中，同仇敌忾、奋起抗争，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这些都是我在创作中必须谨慎地思考、并不断调整和完善“思路”与“文心”。

美好的故事就是光明。我希望小读者们能在这本图画书里找到某种光明，能从这些少年奋斗者的身上，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虽饱受挫折，却依然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不断浴火重生的精气神。正如当年孩子剧团的小团员们刚抵达武汉时，作家茅盾给孩子们题词中所言：“谁对于民族前途抱悲观的，请看这一队冲开了敌人的炮火的勇敢、天真、活泼的未来的中国主人！”记得在约稿时，王泳波说过希望能写成一本文学名著的《铁丝网上小花》那样的图画书，我认同这个期待和“标准”，“孩子剧团”就像是在战火中绽放的一束金色小花，一朵浸润着奋斗的、血雨的青春之花。

# 在战火中绽放的金色小花

——《孩子剧团》创作手记

□徐 鲁



# 由儿童唱响遒劲的主旋律

□谈凤霞

“童心向党·百年辉煌”书系是一套难得一见的具有史诗规模的红色绘本，巧妙地以浅近的儿童视角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对于我这样的“70后”读者，阅读这一书系的感觉，像是重回急切地阅读一本本关于战争故事的“小人书”的童年时光，我们在那个年代读得如饥似渴、热血沸腾。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出版的这一套精美的主旋律绘本，拉长时间线索并扩展时代视野，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来展现浩大、庄重的主题，吸引少年儿童走进那些不能遗忘的历史，也走近那些需要铭记的牺牲与奉献。这个书系认真践行了“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这一重要理念，“把爱我中华的种子从小埋进心里”。

承载政治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一大难度就是如何融汇教育性与审美性。儿童文学不能因为儿童读者的年龄之“小”，而不去表现主题之“大”。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边界不在于表现的主题，而在于表现的尺度和方式。儿童文学并不排斥教育，任何文学都存在客观的教育意义。将儿童文学纯粹当作教育工具的观念经过了淘洗，儿童性与文学性应当二者并重，教育性与审美性应当水乳交融，这些已成为儿童文学世界的共识。“童心向党·百年辉煌”系列绘本的构想指向与社会历史相关、具有意识形态教育意义的宏大主题，弘扬党的百年历程中形成的多种精神——从20世纪初以来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延安精神到当代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这一书系是成长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孩子们的一份厚礼，以图文结合的审美形式来跨越时空，饱含激情地展现社会变革中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复原鲜活的历史域，营造切切实实的现场感，让儿童读者浸润其中，感同身受。

书系中的16个绘本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贯穿起百年红色之旅，引领儿童读者感受和思考其中的艰难与抗争、悲悯与爱憎、勇敢与坚强、光荣与梦想、汲取精神成长所需要的广阔底蕴和丰沛力量，以纯真的儿童视角展开深阔的国家叙事，映照党的精神谱系。就儿童文学创作而言，即便想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再宏大、教育意旨再迫切，也得回到儿童本身，才能自然而有效地叩开儿童读者的心扉。这个系列中的绘本叙事都从儿童出发，寻找过去的儿童和当下的儿童可以发生交集的地方，来引发阅读中的代入、移情与共鸣。大部分作品以儿童为主角来讲述他们在峥嵘岁月中的故事，另有一些绘本则以儿童为叙事者或见证者，引出先辈们为解放人民和建设中国所作的无私奉献。作品中儿童个体或群体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是中国百年党史汪洋中的朵朵浪花，以小见大地映射出大海的磅礴壮阔。巧妙的是，不少作品将儿童的思想、性格的成长和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相结合，将儿童的小故事嵌入历史的大背景中讲述，避免了空洞的概念化宣传，以人见史，以史衬人，人物不是符号，而是用细节塑造的血肉丰满的形象。

绘本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于故事中儿童角色带来的亲和力，还在于图文本身的美学功力。文学创作是一种“省略和剪辑的艺术”，绘本这一体裁决定了篇幅的短小，创作者必须采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和精当的构图，以一当十地表现主旨，并营造丰富的审美空间。书系中的绘画艺术手法和风格多种多样，将主旋律的“硬核”以亲切化和灵动化的方式呈现，刚柔并济，斑斓多姿。一些绘本的图文结合非常出色，感染力很强。《光明》用单纯的黑白色彩表现光影世界，以明暗对比来寄寓爱憎，反映压迫与希望，将小萝卜头对于光明和自由的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被害也更加让人痛彻心扉。《一把青稞粒》则用油画方式来塑造具有立体感和雕塑感的形象，凸显人物的情感

和精神气质，令人印象深刻，颇具震撼力。《孩子剧团》用简朴的铅笔素描，勾勒出残酷环境中不屈斗争的孩子群像，多幅画面具有鲜明的历史感，而脚部的多次特写则增添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意。书系中表现当代故事的绘本则大量运用鲜艳的色彩和轻快的节奏，渲染蓬勃发展的时代气息。这些绘本如一出微电影，镜头的运用流畅多变，远景、中景、近景和特写恰当更迭，在表现个体与整体的切换和组合中，也传递了对个人价值与社会历史之关系的思考。

生活于和平时期的当代儿童，往往局限于个人生活的方寸之中，很少会注目于更大范畴的民族、国家、世界和全人类的进程。虽然不少孩子沉迷于网络上厮杀的虚拟战争游戏，但是对于实在发生在发生过的、风云变幻的国家历史和英勇奋战的先辈事迹却太过陌生。“童心向党·百年辉煌”系列为孩子瞩目历史和时代气象提供了一个入口，让他们与书中各时代的孩子们相遇，触摸历史和时代的脉搏，感受历史和时代的呼吸，在共鸣中铸就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继开来地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在文学阅读方面，英国文学家、牛津大学教授C.S.路易斯要求读者“不要惦记着说文学要与我们有关，而是时时刻刻惦记我们要与它有关”，这一观点很有启示意义。“惦记文学要与我们有关”，主要是创作者、传播者的担当；“我们要与它有关”则是要求读者要用虔诚的心去贴近作品，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深入领会作品的丰满，从中获得头脑、精神和心灵的滋养。阅读“童心向党”系列绘本，我们的确非常需要惦记“我们与它”有关，因此“惦记”，我们的阅读会有更多积极的体察、深沉的怀想和郑重的思索，并由此激发行动，意气风发地去再接再厉，创造崭新的辉煌篇章。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19ZD036]阶段性成果）